

新來的女校對員

· 阿烏傑也夫著



文藝譯叢

新來的女校對員

蘇聯 阿烏傑也夫 著
錢君森 邵洪 譯

上海文學藝術出版社

新來的女校對員

著者 阿烏傑也夫

譯者 錢 君 森
邵 洪

分類. 文 學

書號. 056 開本. 762×1067 1/32 印張. 4 $\frac{7}{16}$

字數. 73000 插圖. 1 定價頁. 80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本次印數 5000 冊

1—5000

定價 4.00 元

出 版 • 發 行

上海文藝聯合出版社

上海鳳明園路一六九號

中 和 印 刷 廠 製 版

上海淮安路七二七弄三〇號

協 記 印 刷 所 印 刷

上海鳳陽路一二七弄一一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〇七二號

譯者的話

本書作者維克托爾·費多羅維奇·阿烏傑也夫於一九〇九年生在從前頓河省的烏留平斯克村。他從小就失掉雙親，在育嬰堂裏長大，過着孤兒的生活。

一九二五年，在哈立考夫他被送入『兒童之家』，並進入七年制學校。一九三〇年，阿烏傑也夫到了莫斯科，得到馬克辛·高爾基的幫助，由他介紹進入一個工農專科學校求學。往後阿烏傑也夫進蘇聯作家協會附設的文學研究院深造，並在一九三八年畢業。

阿烏傑也夫的第一部作品卡拉彼特出版於一九三四年；其中有幾節曾刊載在高爾基主編的、罪犯和孤兒的文藝作品選集往昔與來茲裏。一九四〇年，阿烏傑也夫的第二部作品在我們的莊院裏出版了。在衛國戰爭以後，他又出版了路上的畜羣和祖先的領土。

中篇小說路上的畜羣出版於一九四九年，阿烏傑也夫因而獲得了斯大林三等獎。

在一九五三年新發表的中篇小說新來的女校對員裏，阿烏傑也夫把現實生活中最尖銳的題材——新舊思想的鬥爭——以緊湊的結構和簡鍊的文筆提供在讀者的面前。

主人公葉美雪娜在衛國戰爭以前本是一個普通的家庭婦女，他的丈夫在戰爭中陣亡了，她在戰後踏上了工作崗位，擔任大烏貢鎮農論壇報校對員。開始時，她由於學業長時期的荒廢，在工作中造成了許多錯誤。但在俄文教師馬查羅夫和總編輯阿巴爾澤夫的諄諄教導和她自己主觀的努力下，沒有多久，她不但精通了自己的校對技術，並且掌握了報館裏其他各部門的工作情況。此外，特別重要的是她在運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武器上也採取了正確的態度。她體味到：『在生活中看來不光是得好好兒工作，還得捍衛住自己的工作，不怕鬥爭，使得人們認識它的價值。』當她發現一心一意為人民服務的奧別利亞寧醫生所寫的那篇捍衛自己醫務事業的文章，給她的『直屬上級』——主任秘書札維揚洛夫無理壓下時，她就始終如一地維護和支持奧別利亞寧，並且毫不留情地跟札維揚洛夫作鬥爭。

作者不但出色地塑造了正面人物葉美雪娜的形象，並且在描繪反面人物札維揚洛夫、莫洛科也多夫等時，也獲得極大的成功。札維揚洛夫愛修飾和穿着，主張『文雅雅地喝，文雅雅地吃』，具有十足的小資產階級自命清高、倚老賣老的腐朽思想。在工作上他抱着嚴重的、敷衍塞職的官僚作風，主張『不知水深淺，別下水為妙』，他恐怕『論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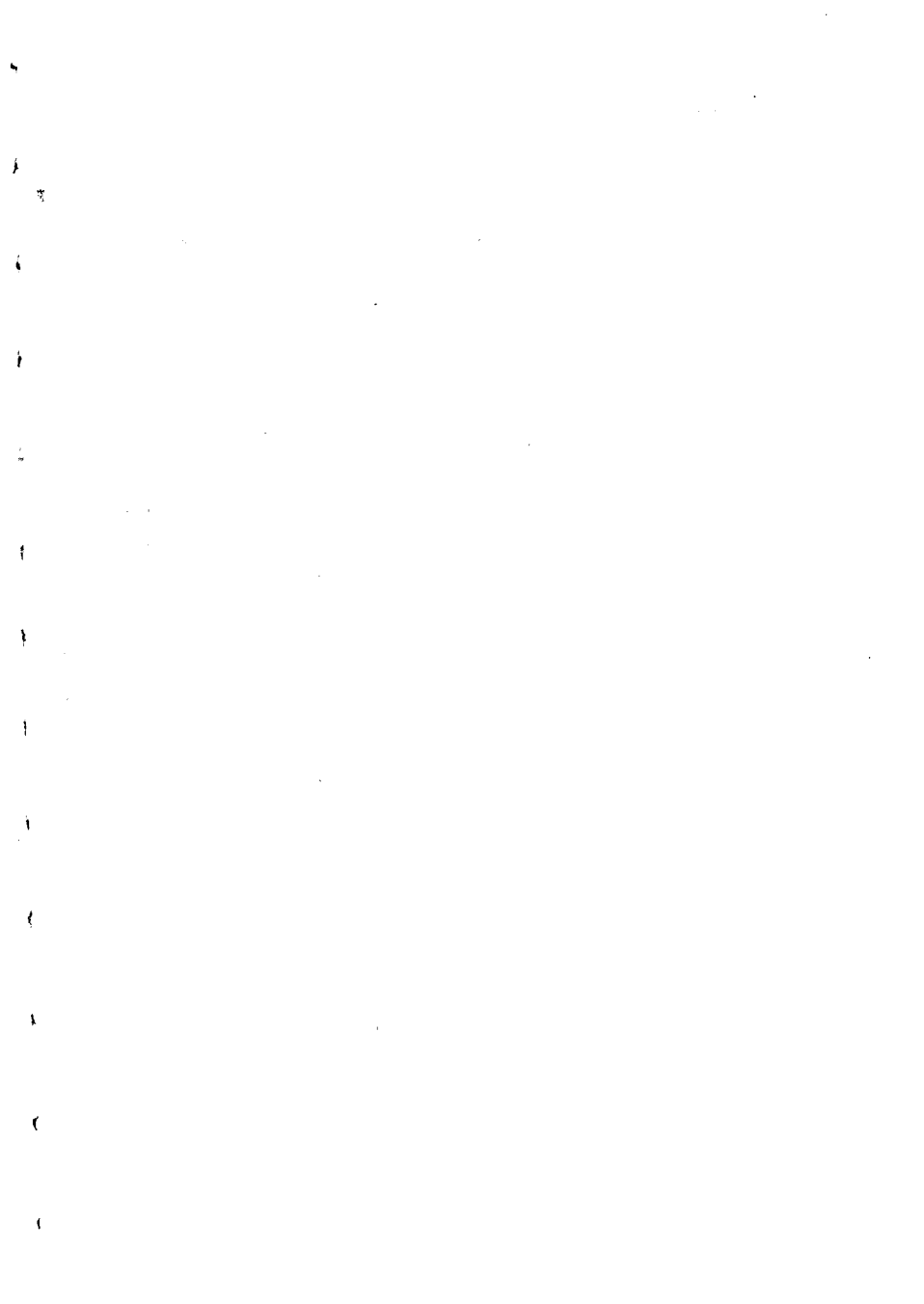
報會變成一本「申訴簿」，而不願參加奧別利亞寧跟犯錯誤的衛生科之間的那一場尖銳的鬥爭。至於衛生科科长特勒芬奇科夫和宣傳科科长莫洛科也多夫，更是官僚透頂了。他們都給陳舊的保守思想支配着，他們反對奧別利亞寧進行最新發明的組織療法的試驗，因為他們以為「他要是治死了什麼人，往後我們就得負責」。於是他們武斷地把他看作「巫醫」，看作「狂熱者」，除了拒絕給他任何幫助外，還壓制他提出的批評。

可是在先進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真理是到處存在的。不過真理還得用鬥爭來爭取。奧別利亞寧起初受到不少挫折，可是在葉美雪娜的贊助下，他就不屈不撓地進行了一番鬥爭，他那篇文章終於得到總編輯和區委會書記鮑谷察羅夫的支持，在論壇報上發表了。最後，黨中央真理報對這個問題作了明確的指示，特勒芬奇科夫受到了嚴厲的批評，莫洛科耶多夫被撤職了，而奧別利亞寧希望進行實驗的願望也實現了。明察的鮑谷察羅夫說得好：「新的思想是不能一下子得到勝利的，而舊的呢，沒有鬥爭也不會讓位……」。

本書譯文不妥貼的地方在所難免，我們誠懇地希望讀者和批評家給予多多指正。

譯者 一九五四年十月

新來的女校對員



潮濕的風和霧蝕盡了最後的一場雪；冰凍的大地化開了；柳樹上堅實的、肉桂色的嫩芽已經含苞欲放了。大烏貢鎮的後背，在光禿禿的、正在甦醒過來的森林裏，雷鳥開始唱起求愛的歌曲；樹林旁邊的小山崗上，第一批金黃色的串狀的寬冬花也開始嬌嫩地發出燦爛的光芒。

在三月快要結束的一個日子裏，俄文兼文學教師馬查羅夫走進了集農論壇報的編輯部。他的個子很高，臉色紅潤；眼毛長長的，生得跟姑娘們的一樣。馬查羅夫還十分年輕，所以本區的人全照舊管叫他「瓦夏」。他生氣勃勃，好像總是跑得透不過氣來似地；一切事情，即使是芝麻點兒大的小事，到了他的嘴裏，就會說成了不起的大事。

「阿巴爾澤夫，這一下我可把你抓住啦！」馬查羅夫從總辦公室的門檻那兒大聲地叫

起來，好像總編輯真的打算避開他似地。他從口袋裏抽出了一張集農論壇報，用手急躁地拍了一下。『區機關刊物的工作同志，這是你們幹的，是嗎？誠實的青年團員，你們聽着，不能這樣子幹。這樣所有大烏貢鎮上的人全會笑你們的。我們當教員的可真爲你們害臊。』

『瓦夏，你怎麼啦？幹嗎這樣生氣？』阿巴爾澤夫微笑着打斷了他的話，並且把他那角質邊眼鏡扶了扶正。阿巴爾澤夫的頭髮生得非常黑而且硬：即使他剛從理髮館裏出來，看上去也似乎還得刮一下臉。這位總編輯跟往常一樣，穿了一件熨平的、舊的夏季軍衣，上面掛着長長的一排勳章；他時常用杜松木製的煙斗抽煙。

『阿爾卡奇·謝爾蓋伊奇，這還用說嗎？』馬查羅夫又拍了一下報紙，臉漲得更紅。

『要是一份報紙裏邊有七個錯誤，那還算是一份共產黨區委會的機關報嗎？你可知道，我的高年級學生把論壇報拿來幹什麼用的？他們一拿到報紙就找錯誤。簡直有點兒跟體育競賽相像！阿巴爾澤夫，請問，你總編輯的自尊心到哪兒去啦？請你告訴我，你那兒有一位什麼樣兒的校對先生？完全不懂得副動詞的用法和無重音母音的規則。喏，您自個兒拿去欣賞欣賞吧！』

於是他把一張區機關報敝的一聲攤開了。有錯誤的地方，都早就用藍鉛筆很濃地劃了出來，就跟劃在學生的筆記簿上一般。

總辦公室裏面的人全都停止了工作。總編輯、文學欄主編日什科和會計員，差不多都同時向一個角落看了一會兒。在那邊靠窗的桌子旁邊坐着一個年輕的女人，她頭上纏着一條白色的鴨絨頭巾，這會兒正在看校樣。她那鮮嫩可愛的臉蛋漲得通紅，她那細小結實的手中的鋼筆頭抖了一下，頓時掉下了一滴紫墨水。馬查羅夫張惶失措地住了口。

「瓦夏，咱們一起到我的辦公室裏去吧！」阿巴爾澤夫嘲弄似地輕輕地碰了一下他的肩膀兒。「你瞧，你簡直跟茶炊那樣地咆哮起來了。留神點兒，會燒壞的。」

辦公室裏正在編當天的集農論壇報。阿巴爾澤夫自己怎麼也不可能每天上編輯部來：一會兒有人叫他到區委會去開會；一會兒有人委託他到工作組長的訓練班上去做報告；一會兒有人派他到農村去進行各種當前農業或政治上的運動。報紙往往由主任秘書札維揚洛夫負責出版，他這時正在把校樣整整齊齊地貼到版面上面去。

「你們用了一個新的校對員吧？」馬查羅夫朝總辦公室的一邊點了點頭，悄悄地问道。「就是那個頭上包白頭巾的年輕女人，是不是？我一點兒也不認識。她的教育程度怎

麼樣？」

總編輯吐出了一口濃濃的煙。

『她倒是十足的中學程度。瓦夏，請問你是什麼程度？你嚷起來就跟在市場上差不多。老弟，這太粗野啦。問題倒不在這兒而是在另一方面：原來她是戰前畢業的。你明白嗎？噢，當然囉，她多少有點兒忘了，因此就搞出了一點兒錯誤。』

『總而言之是一個叫人同情的女人，』馬查羅夫由很窘的情況下恢復正常以後說，『怎麼我以前在大烏貢鎮沒有看到過她嘛！她不是本地人吧？』

『不錯，跟我一樣。不過我在這兒倒已經有三個月了，可是葉美雪娜却是新近打頓河那邊來的。她的弟弟在那邊的合作社裏工作。她的丈夫死在前線，有一個小兒子……咱們總得想法子幫助她自立呀。』

論壇報主任秘書札維揚洛夫加入了談話。他的肩膀很寬，頭髮花白，身子有點兒浮腫。他脖子上打着一條領帶，腳上穿着一雙氈靴，外面又套着一雙新套鞋。

『瓦夏，你在總辦公室裏發表的演說，我已經聽到了，』他認真地說起話來。『你說的當然不錯。論壇報裏邊確實是有錯誤的。咱們老實說一句：不光是校對員，就是整個的

編輯部也都該負責任。不過你自個兒也不是不知道：阿爾卡奇·謝爾蓋伊奇經常是被迫乘上公用的四輪馬車出差去辦公的，我獨個兒怎能像演員拉金那樣馬上一人扮飾七個角色呢？不錯，中央的報紙早就提出：要減輕一般編輯的職責，可是這件事兒進行得非常緩慢，簡直跟蝸牛爬坑一樣，不知道哪一天才實行哪！瓦夏，你跟你學校裏的同事要是肯幫我們的忙，那比挑錯兒吵鬧要好得多呢！請你們兼職校對論壇報吧，這一點我早就跟你們建議過好多回了！你說對嗎？」

阿巴爾澤夫按照自己的習慣把左手插入左邊褲子袋裏，一面抽煙，一面嘲笑似地透過厚厚的眼鏡玻璃眨巴着眼睛。

『對是對，可是沒有完全對，』他用自己特有的、有點兒刺耳的聲音說。『教師們不會同意整天坐在編輯部裏的！你們要知道，特別重要的資料有時候要到晚上才送進排字房呢。難道真的只有這條出路嗎？應該誘導自己的幹部啊。』阿巴爾澤夫轉過身來對教師說。『瓦夏，畢竟你還是青年團員和教育家，幫助我們吧。你給葉美雪娜複習複習俄文課程，怎麼樣？這對於她要比聽吵罵有益得多呢。』

『教女校對員嗎？』馬查羅夫熱情地插進來說，『我同意。我每天學校裏下課以後，

總可以騰出一個鐘點給她補習的。』

馬查羅夫馬上走進了總辦公室，開始對葉美雪娜說明學習的必要性，他說得那麼熱烈，彷彿這件事是不亞於拯救她的生命似的。娜塔里雅·費德羅芙娜欣然同意了。

馬查羅夫走了以後不久，她也動身回家，照顧兒子吃午飯去了。在編輯部裏，跟在所有的機關裏一樣，大夥兒開始討論新來的工作人員。會計員告訴大家說：葉美雪娜在『集農論壇』之前，沒有在什麼地方做過工作，她是搞家務的。打掃辦公室的女工友普拉斯科維婭補充說：她每天看到新來的女校對員怎樣跟兒子在一塊兒散步；看到她怎樣把兒子打扮得跟城裏的孩子一樣，騎在三輪腳踏車上跟着她跑。

『真有意思，女校對員懂詩嗎？』突然間排字房裏十八歲的練習生科利亞·切烈穆什金開口問，這一回談話他也在場。

文學欄主編笑起來了：

『難道你打算跟她一起在月光之下空想嗎？』

札維揚洛夫用傲慢的口氣插進來說：

『他還不到談戀愛的年齡呢，說不定他還以為葉美雪娜可能懂得作曲，或者看到過詩

人伊薩柯夫斯基。我知道，咱們的科利亞自個兒正在研究詩。有一回人家給他一份彼烈傑爾吉諾的農村通訊員寄來的報導，而他卻把它排成了一篇韻文。』

大夥兒全笑起來了。切烈穆什金感到十分窘，他回到排字房裏自己的排字架那兒去了。

二

總編輯不在的時候，札維揚洛夫就成了集農論壇報的主人。他馬上就從總辦公室遷入編輯室，同時把編輯桌上的公文稿件等東西掉換一下。札維揚洛夫接任區機關報主任秘書的頭一天，就下令印了一套鏤花紙；紙上印着『總編輯』，『主任秘書』，『印刷部』，『請保持整潔』等字樣。他喜歡看到什麼東西都放得井井有條，他時常對工作人員解釋說：『一個沒有文化的人，就好比一盤沒有鹽的菜。』

● 伊薩柯夫斯基（一九〇〇—）：蘇聯的當代詩人，他的許多作品給蘇聯的作曲家編成了民間的歌曲。他曾獲得過兩次斯大林獎金。

他對新來的女校對員沒有不滿意的地方。她在工作的時候，總是跟印刷工人在一起，而回家時常常跟女工友普拉斯科維婭一塊兒出去。在前廳靠院子的窗口，整天可以看到她那下垂的、生滿黑髮的腦袋，可以看到她那嬌嫩的臉蛋，配着紅撲撲的腮頰和一個小巧畢直的鼻子。她面前的空空的大桌子上堆着黑色的、尚未乾透的校樣，她正拿着原稿在那兒校對；這些原稿有的是塔斯社的消息，有的是從真理報上摘下來預備轉載的文章，有的是農村通訊員寫的短評。

週末的那天，編輯部的祕書親自開始教她怎樣掌握校對的技巧。當排字工人把從手搖印刷機上印出的初校拿去以後，札維揚洛夫就把自己的椅子搬到葉美雪娜工作的座位旁邊。他嘆了一口氣，動手檢查她的校樣。

『娜塔里雅·費德羅芙娜，這兒，』他立刻指出，『應該是「永久的」情況，而不是「永欠的」。』

『這是什麼意思？』

『嗯……就是這樣的一種學理。永久運動。』他戲謔地笑了一笑。『正跟娘兒們常有的情形一樣，她們燙一回頭髮可以在半年裏保持捲曲。』●

札維揚洛夫一隻手扶着女校對員的椅背，慢慢地、一個字一個字地唸着自己所作的短評的原稿。他把所有的標點符號全都唸出來；葉美雪娜聚精會神地注視着校樣，她一面在紙上修正錯誤，一面亂七八糟地打上校對符號。

『……光明之路集體農莊的養豬少女格魯孃，謝綿佐娃關切而忘我地培養着她的小豬。她在大會上接受了社會主義生產任務：保證本年度繁殖的最高記錄。』

編輯部裏生火爐的日子不多，葉美雪娜總是穿着兔皮領子的棕色大衣坐着辦公，這種兔皮領子是染得像海狗皮似的。她的裙子底下露出一雙軟皮的長靴，上面濺滿了春天的泥漿；她那小巧身軀的各部份泛着某種春天的東西：不知是融化的雪呢，還是爆開的嫩芽。

這位年輕的女校對員的一舉一動都顯得活潑、輕快、積極負責。看她的模樣似乎還不滿二十四歲呢。

『她並不比別的姑娘差什麼，雖說是個有孩子的寡婦。』札維揚洛夫心裏想。他提起精神，把上裝扯了扯整，然後在讀到原稿一半的地方住了口，突然用親切的口氣問道：

『幹嗎您從來不上俱樂部去？五彩的影片也時常運到咱們大烏貢鎮來的啊。』

●這兒札維揚洛夫用孃兒們日常生活上的情形來解釋物理上的學理，顯然是在戲弄葉美雪娜。——譯者